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当代英雄

【俄】莱蒙托夫 著

吕绍宗 译



译林出版社

写在《当代英雄》新译本卷首

戈宝权

译林出版社的文学名著《当代英雄》出版在即，译者吕绍宗想请我写序，恐我年事已高，去年罹病后又康复未久，所以欲说难以开口。我知道后宁试体力，难辞数语。一是我十分喜爱莱蒙托夫和他这部佳作，二是我也比较熟悉译者。

我喜爱莱蒙托夫和他这部作品，是因为，就莱蒙托夫本人来说，他不仅是位大诗人，是位大作家，而且也是位大画家，他画有高加索的自然风光画多幅，诗画都深受人们喜爱；就他的《当代英雄》来说，它不仅塑造了俄罗斯文学史上非同一般的艺术形象——多余的人毕巧林，而且整个作品写得如诗如画般的意境优美与清雅。正因为喜爱莱蒙托夫和他的《当代英雄》，所以多年驻苏期间，加上后来多次应邀访苏，我不仅怀着敬仰之情，认真细致地参观了莫斯科的莱蒙托夫博物馆，还特意凭吊了高加索五山城诗人流放时的故居，决斗殒命的场地，矿泉疗养区，寻访诗人的，也是主人公的踪迹，身临故事其境，体验故事其味，同时也深感高加索那些本已很美的崇山峻岭，悬崖峭壁，海河涧溪，雨雪风云，像俄罗斯画家列宾说的，在书中更被莱蒙托夫“诗意化”了。《当代英雄》共有五篇相对独立，又有机关联的故事构成。同样是出于喜爱莱蒙托夫和他这部佳作，我早先在三十年代初还译了其中的《塔曼》一篇。契诃夫说，仅这一篇，就可确立莱蒙托夫在文学中的地位。

说比较熟悉译者，是因为一九六〇年外国文学所典礼初创以来，我和绍宗就已是同事。这些年的研究工作中，他还有不少译作

问世。他理解原文十分用心，中文叙述谨词慎句，得人赞誉，译文被选入《世界短篇小说名著鉴赏辞典》、《世界短篇小说经典》、《俄语小说选》、《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等。

《当代英雄》一八四〇年初版时，别林斯基就连连著文，予以高度赞扬。当时的名家，或敌或友，也几乎言必称该作。百多年来，世界各国注家更是不计其数。与这些雄辩同显重要的是，那时至今一个半世纪过去了，各国读者仍不减其众，这次新译就是佐证之一。

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如果具有精品意识，对一个十几亿读者的大国来说，多一个译本，也许是丰富与添色。《当代英雄》这部名著我国早先虽有译本，但作为较早译介该书的一名译者，我仍为新译本的出版感到高兴。差错我想也许难免，但相信自有它的风格。别林斯基为初版面世“加倍”高兴时说，它使公众得到了真正的美学享受的源泉。绍宗就《当代英雄》写的文章中，我仅看了《文艺报》上的赏析文章《此山归去不看山》。他对书中的风光、灵性、情感、韵致那种无限陶醉，也许正是他自己在翻译过程中的美学享受。

一九九五年春节于北京，时年

八十有三

译 序

书架上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好像是本薄薄的不起眼的小书；文学发展史上的《当代英雄》，却是“高耸在当代文学沙漠上”的“茕独的金字塔”；“这样的长篇小说，在任何一国的文学中都会是一个重要现象”（别林斯基语）。文学泰斗列夫·托尔斯泰为之倾倒，说“假若莱蒙托夫尚在，那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就显得多余了。”语言大师契诃夫为之倾倒，竟说他恨不得“像中学生们那样分析——分析各个句子，分析各个句子成分……恨不得那样学习写作。”

小说中故事赖以开展的高加索的山山水水写得那么美，小说的朋友别林斯基赞它如诗，是对“富有诗意的地方的最富诗意，同时又是最正确的描写”；小说的“公开敌人”舍威廖夫也称赞它，说它如画，画得“情趣高雅”，不图艳丽。俄罗斯一代画师列宾，则因诗人莱蒙托夫让小说中的城市“沐浴着一层奇特的光华”而无限陶醉。也许正因为一处处悬崖深谷，山溪海浪，明月晨曦，狂飚暴雪无不动人魂魄，一旦置身其中，便“万般宠辱得失，统统置于脑后”，而山人车夫，军旅市民，以及社交界的达官贵妇，即便芸芸众生，也显一方风土人情，所以故事讲述人才有资格说：“我写的不是小说，而是游记”。不过他虽言之无愧，但谁也不会以此断定作品的体裁。书中比自然风光写得还要出色的是人，是足迹遍及山坳水泮，军营市井的形象出众的主人公们，所以作品恰恰不是游记，而是美得如诗如画，结构微妙、跷蹊，艺术形象卓尔不群的长篇小说。

小说结构表面看似乎一目了然：以故事讲述人（作者）的游踪为线索，穿联着五个故事——他从同路人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

口中听到的第一个故事《贝拉》，随后在客栈中他亲身经历的第二个故事《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这个故事快结束时，他得到了“毕巧林记事簿”，里面记着第三、四、五个故事，即《塔曼》、《梅丽郡主》、《宿命论者》。他给“记事簿”加了个序，把它献给了读者。我们依次阅读，似乎先来后到，顺藤摸瓜，故事前前后后就是这样发生的。

其实不然。首先，既然是在第二个故事快结束时得到的现成的“记事簿”，那么里面记的三个故事就应该是前此的往事。其次，《宿命论者》临结束前，毕巧林有段回忆：“回到要塞后，我对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目击的一切……”可见他当时正在要塞任职，《宿命论者》与《贝拉》两个故事交叉错杂，当在同时。再次，《梅丽郡主》中毕巧林也有一段回忆：“我在N要塞已有一个半月……我将继续写我的记事，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把它断得七零八碎”。这里“记”的什么“事”？记的是决斗前夜他心猿意马的胡思乱想。我们明白了：《梅丽郡主》是他在N要塞边忆边记的旧事；又因是决斗“第二天早晨”调赴要塞的，所以至今恰好一月又半。最后，既然《塔曼》先“记”簿中，它想必也最先发生。正是小说中游离于跌宕起伏的故事之外，不大引人注意的这些插白式的寥寥数语，像一个不肯抛头露面的向导一样，指引我们摸清了小说中迷津般的结构网络，实情是：年轻军官毕巧林因事来到塔曼，搅乱了走私者“宁静的生活”，自己也几乎被溺入海底；随后他到矿泉疗养区，发生了与梅丽、维拉、葛鲁希尼茨基的纠葛恩怨；决斗次日，他辞梅丽，赴要塞，在那里引发了山间少女贝拉的悲剧；此间偶然涉足左翼阵地，经历了乌里奇中尉“阳寿”的终结。然后由要塞赴E团，由E团去彼得堡，这都一笔带过，在由彼得堡赴波斯途中，与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客栈重逢，即第二个故事的情节。后由波斯归国殒命，作者要发表“毕巧林记事”，为其加了序言。全书的序，则是小说二版时对人指摘的答复与感言。

全书的故事讲述人“我”是作者，“毕巧林记事簿”的讲述人是毕巧林，作者藉里面的序把他介绍给读者后，自己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各个故事中，结构最复杂的要属《贝拉》。里面的故事讲述人——作者时现时隐，一任另一个故事讲述人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回忆往事，他则屈作一位听众。现在当他把自己的《贝拉》讲给读者听时，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则只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他的回忆，是套在作者回忆之中的一段回忆，他讲的**贝拉的故事**，只是作者的**《贝拉》的故事**的主体。小说中的五个故事都各有相对的独立性，《贝拉》、《宿命论者》和《塔曼》还都单独发表过。但它们又都由一个总的故事讲述人作者的回忆，联结成一个整体。比这根情节线索更强有力的粘合剂则是：几个故事都在以不同的手法，从不同的侧面，塑造着同一个人——当代英雄毕巧林。读书时，我们与作者一起，在《贝拉》中听了朴实可信的老兵回忆的、他昔日与之朝夕相处的毕巧林；在《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中，拂去岁月尘埃，驱散语言转述的薄雾，我们亲自目睹了眼前的、现今的毕巧林；《塔曼》、《梅丽郡主》、《宿命论者》中，又听到了毕巧林对他生前所作所为，所思所虑的自白。这样一来，主人公的过去、现在和由此预示的未来，其貌，其人，其心，就都大白于读者面前了。作家不以主人公的生平为序，而将五个故事巧作安排，良苦用心也正在于此。

“我发现，人的外貌和他的心灵之间，向来都有一种奇怪的关系：似乎人体任何一部分一旦丧失，心灵就会失去感情。”这话出自毕巧林之口，却表露了作家的心迹，所以他十分注意外貌的刻画。尤其是眼睛，作者更是在心，因为，如毕巧林说的，“从一副没有眼睛的脸上我能看出什么呢？”不是眼大眼小，睫长眉短，而是注重眼神。而且不只是客观描写，还要伴以“评头品足”。毕巧林看人是这样，作家看他也是这样。毕巧林的眼睛，也许天下仅此一双：“当他笑时，这双眼睛却不笑”。在这种客观描写后面，附以抽象的评论：“或意味着心狠手毒，或显现了久埋心中的忧伤”。在“透过半掩半

露的睫毛，发出一种磷火的反光”后，附之以“不是心情激动或沉于幻想的反映：因为它宛若光滑钢板所折射出来的那种反光，耀眼，却冰冷”。这双眼睛如此“怪异”，若无这些解释性的点评，定因不可思议而掩卷即忘，而有此评品，则忽感茅塞顿开：天下竟有这样的眼睛！惊愕之后，永难忘却。莱蒙托夫笔下这位主人公容貌之“怪异”，也许像歌德的《威廉·迈斯特》中的米娘之貌美，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撞钟人之丑陋一样，都能给人们留下过目不忘的印象。毕巧林这种外貌的“怪异”，又与这个“心灵残废者”的内心世界恰好相合。

他的心灵怎样？毕巧林有段自白：“我是一个除了女人在尘世上什么都不爱的人，——我是一个时刻准备为她们牺牲自己安宁、功名、生命的人。”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他在狂热追求贝拉的日子里的所作所为正是如此。然而为了他，梅丽红颜憔悴，声誉扫地而一无所得，维拉重病在身，已不久于人世，贝拉更是久受冷落之后惨死于芳龄。看来，他不是女人们的福星，而是她们的灾星。原本真心的爱，却结出这样的恶果，其原因，毕巧林的另一段自白可以作答：因为“我是为了自己才爱别人，为了满足自己心灵中的一种怪癖的需求。”舍生忘死的爱也是“为了自己”？是！他是要在爱的苦苦追求中消磨时光，在爱的废寝忘食中排遣苦闷，一旦得到了女人的心，也就弃之如敝屣。

毕巧林的行为还不只殃及女人。卡兹比奇因他而痛失宝马，贝拉的父亲因他而惨死血刃，马克西姆受他冷落而凄然泪下，葛鲁希尼茨基失去“爱得发疯”的女人又尸挂山崖；因为他的“成全”，乌里奇中尉“必死”的恶兆也终于应验。人间悲剧的“成全”者——这就是毕巧林给人留下的最初印象。仔细打量一下他周围的人们，这个印象还因添上了一层感情色彩而更加强烈。贝拉是书中最可爱的形象之一。她俊美而无轻佻，纯真而不逊聪慧，刚强而不偏犟，善良而不怯懦，纯洁得一尘不染，忠贞得至死不变，充分体现了外貌美

与心灵美的统一。老兵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敦厚朴实，心地善良，诚以待人，忠以报国，外在气质如高加索的崇山峻岭一样粗直，犷达，内心感情似山间晨曦一样温暖，柔和，是俄罗斯军人的典型，其代表性之广泛，使他的名字可作普通名词，而非专有名词。葛鲁希尼茨基不太讨人喜欢：脱离实际，追求虚荣，沽名钓誉，哗众取宠。但他不像他的决斗保证人那样凶狠与卑鄙。他无意决斗，却咽不下梅丽被毕巧林夺走这口气；他不想杀人，虚荣心又不容他当众收回对毕巧林的诽谤。总之，恶也做不来，善也做不来，悲剧性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一生。这是当时的许许多多年轻人的化身，作为艺术形象同样出类拔萃。唯梅丽、维拉的形象比较模糊。尤其维拉，自己两次与他人结婚，似又与毕巧林难舍旧情，所以读者对她爱也不深，恨也不切，但仍同情地因毕巧林而苦果梗喉，日近黄泉。

单这么说，毕巧林真是十恶不赦。小说出版后道学家们正是这样同声喝斥的。但若听听他的自白，发现他远非那么可恶，甚至不无可怜、可敬之处。自白中他不止一次为自己成了“心灵残废者”而无限哀痛，为“心变得又冷又硬”、风华正茂的岁月失之无踪而无限悲戚，所以连活下去的“好奇心”都没有了。对这样一个人，怎能指望他与贝拉天长地久，白头到老呢？怎么苛求他与梅丽、维拉大礼观成，喜结良缘呢？还说什么他对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的热情与冷淡呢？无庸置疑，毕巧林的行为不合道德规范，然而倘若不加分析地一味责备他，如别林斯基所说，“这正像责备一个乞丐，说他没有金子一样。”天下之大，可惜竟无一人理解他。贝拉千好，无奈幼稚单纯，不谙世事。更可叹的是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他与毕巧林朋友一场，人又那么善良，怎奈行伍出身，半世嫖夫，硬是不解人意。至于其他人，那就更是不在话下了。

读他的自白，气消之后还难免为他不平，因为我们从中还听到了他痛苦的呻吟与嘶哑的呐喊：要知道，“如果我是他人不幸的原因，那么自己的不幸也许不亚于他人……”一是“离开父母的庇佑

后就玩命般地受用金钱所能得到的各种享乐”，这腐蚀了他的心灵；二是“任何人都不对我加以爱抚，一圈人都对我侮辱贬斥；我也就怀恨在心”。他曾想奋力读书，奈何“无论荣誉，还是幸福，一点也不取决于学问”，“只要机灵乖巧即可”……好一个腐朽堕落，善恶不分的世界！“于是我就感到百无聊赖！”人之初的一个好端端的孩子，就这样变成了“心灵残废者”！

难能可贵的是，历尽磨难，主人公的人性并未完全泯灭，他内心的善与恶，美与丑还在激烈斗争：心灵的一半“死了”，另一半还在“颤动”，还活着。所以“我的躯体中有并存的两个人：一个完全体现了‘人’字的含意。另一个则在思考、判断着这个人”。一个是“心灵残废者”，另一个则在对他的行为进行反省。一次又一次的“抚心自问”，难以计数的“我何苦要”一类的追悔，“能怪她们吗”的自责，“对她们是一种蹙脚的安慰”的歉疚，“仅仅是出于一己之私”的自我批判，自我鞭笞……他像个一丝不苟的解剖师一样，不放过自己心灵的任何一个角落，像一个执法如山的法官一样，铁面无私地审判着自己的所作所为，乃至自己整整一代人的行为。试想毕巧林周围的人们，有谁做过这些“抚心自问”？从这一点讲，他比周围的人都要高出一头，无愧为英雄。何况，平心而论，他也并非一概无情。他不是在贝拉病床前长跪不起，一再吻她冰凉的嘴唇吗？她死后他不一病数月吗？决斗场上，他不还有心为对手网开一面吗？甚至，那些对他谋财害命的走私者，他不还因打搅他们“宁静的生活”而愧疚吗？愧疚，愧疚……且常有过激失实之词。如骂自己“扮演了刽子手或是叛徒这种卑鄙下贱的角色”，“如同刑场上的刑具”残忍而麻木等。这使人想起哈姆雷特的自白中，责骂自己是个“蠢才”、没有心肝的“怯汉”，“糊涂颠顶的家伙”，等等。这里对自己责之愈重，可见痛之愈切；而痛之愈切，对社会环境的批判也就愈加有力。因为，如毕巧林所说：“我的心灵让上流社会给毁了。”他敲打的是自己，震及的则是他所处的那个社会，不是吗？

他的自白，反映出他对自己的行为，对人生，对社会等方方面面的问题的苦思冥想，自己磕磕碰碰，跌跌撞撞的摸索。这不仅使他的形象高于周围的人们，而且也高于他的先驱——多余的人奥涅金，因为奥涅金沉于苦闷无聊而少探求思索。另外，毕巧林的自白中，有凿凿往事的回忆，有富于哲理的概括分析，也有海阔天空的联翩浮想。思考所及，有时远至天体三光，久至古代先哲，漫无际涯，时无起迄，足见思想之深远，视野之开阔，思维之敏捷，而那些海市蜃楼般的幻境的构思与描绘，则足见他的富于幻想与感情的细腻。难怪研究莱蒙托夫的专家C·伊凡诺夫说：“毕巧林也许是十九世纪前半期俄罗斯文学中最聪明、最博学的主人公”。他表现出来的这些天赋，同样使他高出周围的人们。这些紧张复杂的自白、心理分析的分量这么大，运用得这么成功，在刻画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塑造主人公的形象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么重要，显示出莱蒙托夫在心理分析方面取得的俄罗斯文学中前所未有的成就，这使他成为托尔斯泰心理分析方面的先驱。

正如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说的，“《当代英雄》属于纯正艺术才具有的那样一种现象：作为文学的新鲜事令人注目和欣喜的同时，变成了一笔雄厚的文学资金，随着时日推移而利息越来越多。”小说初版到现在一百五十多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我们在欣赏这部世界文学名著的审美价值的同时，仍能从中得到不少教益与启迪。斗转星移，受益者愈众，“利息”积累愈多。不是吗？

译之匆匆，疏漏错讹，敬请指教。

吕绍宗

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于北京

前 言

在各种各样的书中，前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又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它或用来阐释作品的目的，或用以反驳和回击批评。可是通常情况下，读者与道德目的和报刊攻讦毫无牵连，所以他们就不读前言。这倒教人惋惜，在我国尤其如此。我国的读者还这样幼稚单纯，假若寓言结尾找不到道德说教，他们就理解不了寓言。他们听不懂笑话，体味不出嘲讽；他们的文化素养太糟了。他们还不知道，在上流社会和高雅书籍中，赤裸裸的骂人话是难有容身之地的；不知道现代文明发明了一种更为犀利的武器，你几乎察觉不到，然而它却可以置你于死地，它外裹谄媚糖衣，给人以不可抵挡却又准确无误的打击。我们的读者活像一个乡巴佬，偷听了身处敌对营垒的两位外交官的交谈后，竟相信他们在投桃报李的、温文尔雅的交流中，每一位都背弃了各自的政府。

该作不久前就曾蒙受一些读者，甚至一些报刊，轻信书中词汇的字面含意之苦。一些人简直感到受到了奇耻大辱，不依不饶地抱怨说，让他们效法的竟是这样一位寡廉鲜耻的**当代英雄**；另一些人可谓明察秋毫：发现作者描绘的原来是自己的肖像和自己熟人们的肖像……这真是一个陈旧而可悲的笑话！不过，俄罗斯看来就是这样缔造的，它的大地上万象更新，唯有这类荒诞不经却依然如故。即便那些最最魔幻的童话故事，在我国也难免招致有意侮辱某公的指责！

当代英雄，我尊贵的先生们，诚为肖像，可它不是某一个人的肖像：这是集我们整整一代人的陋习狂生疯长之大成的一副肖像。各位又要对我说，一个人不可能这么坏，我却要对各位说，既然各

位相信所有悲剧性的和浪漫主义色彩的凶神恶煞有存在的可能性，为何就不相信毕巧林的真实性呢？既然各位赏识远为恐怖和远为丑陋的虚构，那么对毕巧林这种个性，哪怕作为一种虚构，为什么就不能高抬贵手呢？莫非关于他实话说得多了，不如各位的意？……

各位要说，在道德上这会导致正不压邪吗？请原谅。给人们甜食塞得太多了；他们的胃都给吃坏了：该吃些苦口良药，听些逆耳忠言了。但是千万可别以为，在这以后，本书作者有朝一日会心存奢望，想成为医治人类陋习的良医。他绝不至于如此的愚不可及！他不过是描绘他所理解的当代人罢了，算他和各位倒霉，这种人他碰到的太多了。话到此也就够了，病给点明了，但如何医治——这只有天晓得了！

第一部

一 贝 拉

我是坐驿车离梯弗里斯^①的。那辆车上的全部行李，仅是一口不大的箱子，里面的一半，塞的都是在格鲁吉亚旅游的笔记。其中大部分，算各位走运，丢了^②，而箱子和里面留下的东西，算我走运，仍完好无缺。

我进入科伊尔沙乌尔谷地时，太阳就要藏到白雪皑皑的山脊背后了。奥塞梯车夫一边不停催马，以便午夜前爬到科伊尔沙乌尔山上，一边可着嗓子眼唱歌。这真是座风景绮丽的山谷！放眼四望，尽是难以攀援的高山，万仞峭壁微微泛红，上面挂满了葱翠的长春藤的藤蔓，头上戴着一顶顶悬铃木扎制的凤冠，一面面黄色的悬崖上，雨水划出了道道沟壑，积雪的金色流苏从高高的地方垂下，而下面，则是阿拉格瓦河，与昏昏暗暗的、雾气腾腾的峡谷中呼啸不止冲出的一条无名小河交汇后，银练般地伸向远方，像长蛇闪耀自己的鳞片一样，光芒四射。

到了科伊尔沙乌尔的山脚下，我们把车停在了一家小酒馆前，那里闹闹嚷嚷，聚集着二十来个格鲁吉亚人和山里人；旁边是准备在此过夜的驼队。我该再雇两头犍牛，把我那辆车拉到这座该死的山上，因为已是地上凝结薄冰的秋天，——而在这座山里，却有两俄里的路要走。

毫无办法，我只好雇了六头犍牛和一些奥塞梯人。其中一位把我的箱子扛到肩上，其他人则几乎只是以吆喝声来帮犍牛拉车。

① 梯弗里斯，今天的格鲁吉亚首都第比里斯的旧称。

② 这里“走运”，是一种诙谐的说法，意思为：没有什么再可唠唠叨叨，占用各位的宝贵时间了。后面另一个地方有较为真露的表白。

我的车后，四头犏牛拉着另一辆车，似乎逍遥自在，毫不费力，尽管车上的东西堆得老高老高。这种情况让我感到惊奇。车后跟着它的主人，嘴里叼着一只镶银的卡巴尔达人的小烟斗，时不时抽上几口。他穿着一身没有肩章的军官常礼服，戴着一顶切尔克斯人的长绒帽。约五十来岁，脸上黝黑的肤色使人一眼就看得出，他的脸早已结交了外高加索的太阳，而过早花白的胡髭，则与他矫健有力的步履和朝气蓬勃的神态互不协调。我走到他身边，躬了躬身子；他一声不吭，回了我一躬，嘴里吐出一个很大的烟团。

“看来我们要同路了？”

他又是不言不语的一躬。

“您想必是到斯塔弗罗波尔的吧？”

“是的……押送些公物。”

“请您点拨，为什么您这么重的车，四头牛拉起来儿戏一样，而我那辆，空空的，六头牲口，加上这些奥塞梯人帮忙，还拉得那么吃力呢？”

他狡黠地一笑，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你大概初到高加索吧？”

“一年光景，”我答道。

“怪不得呢！这些亚洲人刁得要命！您以为他们吆喝是给牲口帮忙呀？鬼晓得他们吆喝啥呀？犏牛懂他们的话；您哪怕套二十头，只要他们吆喝自己的号子，犏牛就会一步也不挪……一帮可怕的骗子！能从他们手里捞到啥呢？……他们喜欢宰外地人……小骗子被惯坏，成了大骗子！瞧吧，他们还会宰您的酒钱呢。我好歹知他们的底儿，他们瞒不过我！”

“您早就在这里服役了？”

“是的，阿列克赛·彼得罗维奇^①坐镇时，我就在这儿服役了，”他故作庄重地答道。“他来边防线^②时，我是少尉，”他补充说，“在他手下因平定山民有功又升了两级。”

“那现在您在？……”

“现在在第三边防营，敢问您在？……”

我告诉了他。

交谈就到这里，随后我们又沉默不语，继续并肩朝前走。在山顶上，我们见到了积雪。太阳转眼西沉，紧跟着就是黑夜，就像通常南方的天气那样；山虽已不那么陡峭，但毕竟是在山里走路，不过凭藉雪光，我们轻易就可辨出路径。我吩咐把我的箱子放到车上，用马替下犍牛，并最后一次朝下面的山谷看了一眼；可是从峡谷波涛般涌出的浓雾，把山谷遮得严严实实，那里的任何声息也难抵耳际，无从辨清。奥塞梯人把我围了起来，闹闹嚷嚷向我讨酒喝；但上尉声色俱厉，向他们大声一喝，他们便立即散去。

“就是这么一帮子百姓！”他说道，“用俄语连个面包都不会说，可‘长官，给点伏特加钱吧！’这话却说得蛮溜索。我看鞑靼人倒好些，好歹他们不是酒君子……”

到驿站还剩一俄里来地。四下静悄悄的，那么悄无声息，以致可以循音追踪飞蚊。左边深邃的峡谷里黑黝黝的；峡谷的对面和我们的前方，千沟万壑纵横交错、长年积雪层层覆盖着的深蓝色山巅，呈现在苍白的穹窿上，上面尚留有最后一抹晚霞的反光。最早的几颗星星，已隐隐约约出现在昏暗的天空上，说来也怪，我觉得

① 阿·彼·叶尔莫罗夫（一七七七——一八六一），帝俄步兵上将，以接近十二月党人和对尼古拉一世政府抱敌对情绪而著称，一八一六——一八二七年间任高加索军团格鲁吉亚统帅部司令，曾发动高加索战争。留有《札记》。

② 指高加索边防线，是俄军为对付土耳其和高加索山民，于十八——十九世纪修筑的一道漫长而复杂的防御工事。从里海延伸到黑海，上有许多堡垒，驻守有俄罗斯正规军和哥萨克兵。